

中東歐民俗文化村及反思台灣文化保存

鄭得興、葉馨惠

一、前言

筆者（鄭得興）去年（2013）11月份應邀前去捷克查理大學出席研討會發表及演講，結束後即前往匈牙利布達佩斯訪友，其中一天我們一起參訪了一座匈牙利的國家遺產公園Opusztaszeri Nemzeti Történeti Emlékpark¹。這座公園企圖重現一千多年前馬札爾祖先在此會師，並揮軍歐洲心臟的雄心，它占地廣大，展覽館中展示史詩般的全景圖，配上音樂，氣勢非常澎湃，參觀者心中油然而生對馬札爾民族的敬畏。公園的中心是歷任匈牙利國王銅像，再往前走則為幾棟木造結構類似游牧民族蒙古包的建築，作為特別展示空間，其中一棟蒙古包前面陳放了一塊牌子，內容書寫著散佈世界各地的匈牙利人數目。公園的另一端特別保存了一個小村落，已無人居住，目的是作為民俗文化村的形式。村裡頭有學校、郵局、消防隊、一般住家（包括漁夫之家、樵夫之家及農民之家等），以及行政辦公室等。這座國家遺產公園顯然是做為歷史記憶與國族認同建構之文化保存，由於是冬天季節，諾大的公園裡遊客不多，於是在民俗文化村裡，我想著這跟台灣近年來的蚊子館有何差別？當然匈牙利冬天裡的民俗文化村是看不到蚊子的！

筆者（鄭得興）還記得2006年跟幾位台灣留學生一起來摩拉維亞的一座小村落，我們從

網站的介紹來到這個遠離塵囂的小小農村，居住的人口已經不多了，但空著的房子都當成地方文化被保存下來，比如馬廄、製鐵廠、風車磨坊、民房、農具倉庫等，我們事先與當地負責人聯繫好，一位捷克老太太帶領我們穿過小村落裡的每個「景點」，並以捷克文跟我們解說這些「景點」都是百年來的原貌。這個村落還有人住著，不過感覺像是個地景化石般的村子，甚至看著村裡的人都像古早人。事實上，在歐洲許多地廣人稀的地方，都可能散佈著微型村落（micro village），住戶不多，長久以來的生活方式變化不大，他們甚至保留了好幾百年來的文化習性與民俗。我拿台灣的老街來跟這些中東歐「老村」來類比，到底是搞文創、拼經濟比較重要，還是讓這些活化石的老村落繼續養蚊子，讓它原來的地景面貌及記憶不斷傳承下去，讓後世子孫都能完整地、栩栩如生地看到先民的生活型態及其集體記憶。

Skansen是瑞典的一個小村，也是世界是第一個戶外的民俗文化博物館²，這座博物館保存著五百年來的生活型態與民俗文化，後來Skansen這個地方名詞變成了戶外博物館（open-air museum）或戶外民俗文化村的通稱，中東歐各國境內都有一定數量的skansen（匈牙利稱skanzen），筆者（鄭得興）在留學捷克期間，也參觀過中東歐國家的一些skansen，這有助於瞭解當地居民中古世紀以來的生活，包括食衣住行及工作等，有時候還趁著舉辦節慶活動的時候去參觀，更能深入了

解其民俗文化的內涵，這些民俗文化村真正扮演了文化教育與集體記憶傳承的重要功能。

中東歐國家19世紀都進行著民族復興運動，其中文化民族主義是建構國族的重要基礎，尤其博物館扮演著形塑國族記憶及認同的功能角色，然而博物館的型式是多樣的，其所承載的集體記憶也具有多層次，有國家、區域及在地等層級。博物館、民俗文化村，甚至老城、老街等，它們存在的作用首先是文化保存，至於是否要拼經濟，則有許多辯論。甚至有些平常遊客不多的文化保存區／景點，也不至於被當地人譏諷為蚊子館。可能西方的民俗文化村都是現地保存，舊有屋舍建築完好存在，甚至保留原有功能做展示，而我們的蚊子館有許多是花錢建蓋，之外，又得背負參觀人數的迷思。台灣的老街儼然成為吸引觀光拼經濟的重要場所，文化保存及集體記憶的傳承似乎讓位給資本運作的邏輯。中東歐的民俗文化村及其文化保存的做法，或許可留給台灣一些反思或參考。

二、桃園龍潭與捷克的文化保存

本文的另一作者（葉馨惠）是在桃園縣龍潭鄉長大的客家人，小的時候對於客家文化的認識都侷限在和家人的相處，因為奶奶只會說客家話所以和奶奶對話都是以客家話為主。家中也因為客家文化的薰陶而充滿客家的味道，無論是在飲食方面或生活的價值觀上面等等都受到客家文化的影響。因此從小就在客家氛圍下成長，對於客家文化和身分都有相當程度的認同。近幾年對於客家文物和文化的保存意識逐年提高，在桃園龍潭也成立了客家文化生活體驗園區，將文化和生態融合的一種體驗客家文化的方式，不但促進人們更加認識客家文化，相對的也帶來經濟的效益，但這樣的形式真的有讓大家能夠了解客家文

化嗎？而它帶來的經濟效益是否也讓客家文化變成消費模式，而削弱大家對於客家文化歷史的認識，還有對於客家族群的認同呢？

龍潭的客家文化生活體驗園區的形式，讓筆者（葉馨惠）想起先前去過中東歐參訪，有參觀捷克國家的民俗文化村（又稱skansen），它是開放式的博物館，保存先前人們的生活形態和方式，類似活化石，可供人們參觀，藉由這樣的參觀可以喚醒參觀者的集體記憶，進而更了解這些文物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中有何意義。於是筆者思考著，龍潭客家文化生活體驗園區和中東歐的民俗文化村都是在做文化保存的工作，但是在龍潭的客家文化保存中，是否太強調經濟功能性，而使得台灣的文化保存多少喪去了集體記憶的建構能力？或者就算其能建構出集體記憶，但這些記憶究竟是歷史的真實性，還是消費的商業性呢？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於97年度所做的「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依照「單一自我認定」標準，即對客家人身分有強烈認同者數據資料顯示，桃園縣是全臺灣客家人口最多的縣，客家人口數約59萬人，其次為台北縣43.8萬人，而桃園縣內十三個鄉鎮市中，客家人口主要集中區為中壢市、平鎮市、新屋鄉、觀音鄉、龍潭鄉及楊梅市等鄉鎮市。並且數據資料顯示：龍潭鄉的客家人口數為74,000人，佔總人口數112,900中的65.6%，是全臺灣所有鄉鎮市中客家人口數排序第34位，龍潭鄉約有五分之二是客家人，客家庄如三坑子、大坪等均是典型的傳統客家聚落（陳憲炎，2011）。不論是人口的數據還是鄉民對於客家的認定，都能說明客家人口在龍潭鄉鄉是主要的族群，並且龍潭鄉具有豐厚的客家文化。「桃園縣客家文化館」自1997年開始規劃發展，桃園縣政府期盼藉由此館成立，保存面臨流失之客家文化，重建居民歷史記憶與集體情感，並提供族

群間相互交流對話場域。經歷大約十年的籌建規劃，於2008年正式對外開放（黃雅雯，2010）。

捷克位於歐洲中部，近年來積極推動世界遺產保存工作，截至目前為止，已有12處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6）。捷克在文化保存工作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並且都維護得相當良好，捷克的文化保存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國家。在〈捷克文化遺產與文化景觀考察成果實錄〉（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6年）中，我們得知捷克在修護和保存文化的概念和原則是儘量保留舊料，也就是說原則上只要舊料仍可以使用，就儘量保留原有的材料；反觀現今台灣古建築修復時常看見腐爛的舊原料，其毀損程度要讓舊有的原料整個換掉，這是有必要檢討的。還有捷克也很重視過去每段歷史，因此在修復時都會保有當時歷史的作品，讓過去的歷史可以重現。並且透過日常的修護保養，來延長歷史文物的壽命，並減少修復時帶的毀損是現今文物古蹟維護保存的必然趨勢。捷克對於文化保存的重視程度，是以不破壞含有歷史意涵的舊原料為主要的原則，因此當他們在進行文化保存時更能夠建立起人民的集體記憶。

不論是捷克還是台灣桃園都希望能保存舊有的文化，讓人民對於自己的過去和族群有認同

感，但台灣在重視文化保存的同時，也大都強調與經濟消費功能的結合，結果最終是否失去原有的文化保存目標，是我們應該反思的地方。而反觀捷克對於文化保存有自己的堅持，也盡量免於過度消費的經濟型態進入，最終主要是以文化保存及歷史記憶為重，而非商業資本運作下的利益炒作。台灣行政院文化局目前也在推動本土的世界文化遺產潛力點，我們有必要更多參考西方的觀點。

三、生態博物館（Ecomuseum）

事實上，博物館的型態隨著環境的變遷而做改變，博物館已經漸漸脫離以物為主的型態，而是以人為導向。而博物館以人為導向的型態衍伸出生態博物館的概念，也成為這個世紀主要博物館的型態。生態博物館（Eco-museum）這個概念是於1970年代初期法國博物館界兩位承先其後的開創性人物——希微賀（Georges Henri Rivi re）和瓦西納（Hugues de Varine）所創，他們首先將生態（人與環境）與地域的觀念（Ecological and Regional ideas）帶入博物館界，認為博物館（尤其是地方博物館）的宗旨，在以科技整合與社區參與的方式來呈現某一個地理區域的集體記憶，而非汲汲於以學術或功能分組的專業部門為基



圖1：匈牙利Opusztaszeri國家遺產公園——全球匈牙利人口數。



圖2：匈牙利Opusztaszeri國家遺產公園——民俗文化村的消防隊。

礎，去執行傳統中央型國際級博物館的收藏、研究、展示和教育功能（張譽騰，1996）。

生態博物館最重要的特色之所在，就是它以生態為出發點，且是「由下而上」的草根形態，更能充分讓民眾參與。生態博物館是和當地居民有連帶的，生態博物館是融合當地居民的生活和環境，並且建立起他們對於自己居住區域的認識和喚醒他們的歷史記憶。因此生態博物館這種文化保存的型態，更能激發當地人民的保存意識，因為保存的文化都是和自己生活息息相關的，還有這樣的文化保存方式以人民自身參與為主，因此對於文化保存的內容和規畫也更能夠掌握。從上而下的管理方式中，上面管理的人往往沒辦法了解下面的人需要的是甚麼，並且上面管理的人也沒辦法和當地建立起情感連帶，這樣的文化保存就沒有生命力。生活環境博物館最主要的概念是從當地居民生活文化保存、環境的延續及再生為主，強調區域的保存，與過去單點式的保存不同。（李昀蓁，2013）

從上述論述中可以知道生態博物館融入了一般民眾自己擁有的文化又稱為常民文化。而常民文化一旦進入博物館，成為值得保存於博物館中之重要事物（museum piece），其原本短暫、個別的生命，得到延長；更因其地域的性質，而可以發展成人類知識與物質成就的某一個特定的代表（王嵩山，1990）。這種將常民生活連接在一起的博物館，重點在於它整合了地域文化（鄭丹妮，2011）。張譽騰認為「在地域的理念下，博物館不再局限於傳統的有形建築內，而是將地域本身自然以及文化資源視為主體，並以地域內的居民參與其中而形成的博物館，其目的在整體呈現地域及其族群的社會和文化特徵」。將物放回原有的環境脈絡中，顛覆博物館應建立在一個實質牆內的概念，這就是生態博物館要履行與實踐的方向，將過去導入現在，再以現在來創造歷

史，換句話說就是現在是過去的延續，而現在也將是導向未來的發展（鄭丹妮，2011）。

而桃園客家文化生活體驗園區和捷克skansen民俗文化村就是以生態博物館的理念來經營的，客家文化生態園區以客文化館為主軸，而規劃出的生態旅遊的路線。在踏訪這些區域時可以體驗客家的常民文化，也可以建構和喚醒客家人的集體記憶，並且也可以和自己生活環境互動。而捷克的民俗文化村也是保存了19世紀的生活景觀，而提供人民去參觀，人們可以藉由參訪民俗文化村而體驗到當時的生活情況，進而建立起人們的記憶和歷史的回憶。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桃園客家文化生活體驗園區和捷克skansen民俗文化村都是結合當地的生活而建立出來的型態，他是以人的角度去思考事情，在文化保存之下也可喚醒人民的集體記憶，因此這和生態博物館的概念不謀而合。

四、捷克民俗文化村（skansen） —Přerov nad Labem³

Přerov nad Labem是中東歐最古老的露天博物館，在捷克波希米亞地區寧布爾克村莊。位於布拉格以東三十公里，由Čelákovice萊莎河畔、烏斯季和布羅德的城鎮構成的三角形。這是世界上第四大的露天博物館，它的歷史在1900年左右開始。城堡的主人是托斯卡納大公路德維希（薩爾瓦托），他買了這個波希米亞平房，建構成民俗露天博物館，並提供給公眾展覽。

Přerov nad Labem的文化古蹟除了城堡和教堂，還有酒館、兩個農村。Přerov nad Labem是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由一個有圍牆的護城河環繞雙邊形成四邊形的形狀。東南樓梯保存南部和東部的八角塔，金字塔形屋頂，有高聳的頂尖，樓下是一個小禮拜堂改建，大廳裡設有一個大壁爐和狩獵

品的殘餘物。建築附近有池塘，構成城堡溪流。

Přerov nad Labem不但有自然景觀，也有文人的文化。這個民俗文化村是由下而上的統理，因此更能了解到人民真正的需求在哪裡。這裡的主人也保有了這裡原有的樣貌，讓參觀的人們更可以在這歷史的氛圍下喚醒在地的集體記憶。這也說明了捷克保存文物都是以真實性為主要目的，即真實性的保存建立在真實史料物證的基礎上，在進行修復前首先應確實掌握關乎文化遺產相關的資訊。並且不論是原封不動的保存，或是再利用的保存，仍必須以真實性保存為前提，也就是必須遵守最低限度的干預及可逆性、可識別性等原則（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6）。

捷克在進行文化遺產的修復時，他們非常重視如何如實地回復歷史樣貌，這樣的修復工作時間可能要長達數十年，並且修復期間多不開放參觀。反觀台灣在進行文化資產的修復上時，都是以時效與經費執行率為主要目的，而導致一味地趕工，造成品質低落。捷克在文化保存和維護上相當重視，連進行文化保存和維護的工作人員，都必須要受過專業的訓練，捷克有四所大學提供相關的課程，學生受過各項專業訓練，畢業之後即可參與領班的認證考試。在文化遺產的維護工作上，捷克是以委員會之方式進行，由委員會來

決定修復方針與維護方式，而不是由少數專業者獨自進行（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6）。這也和台灣有所不同，台灣雖然說要建立人民文化保存的意識，但實際上文化保存的工作和規畫也都落在政府身上，人民很難參與，並且政府也並不瞭解各地方的需求，只會以觀光人潮和經濟效益為主要目的，無法達到真正的文化保存意涵。

五、結論

全球化激起我們保護在地文化遺產的意識，透過文化保存進而建構在地的集體記憶與生命共同體，我們現在比過去任何時候更重視我們的文化資產。不過，全球化也帶動觀光與消費型態的轉變，我們就以拼經濟的台灣精神，將許多文化遺產區賦予承載經濟成長的使命與期待，於是我們的老街、民俗文化園區或老鎮都成為吸引觀光人潮來消費，而忽略了在地文化與記憶的深度體會與認識。我們似乎比較重視如何將文化資產轉化為經濟資產，而非真正的文化資產保存。反觀我們以中東歐文化保存的概念來看，他們將原有的歷史建築及其形成的文化氛圍忠實完整的保存住，儘管大部份時間都沒什麼遊客來參觀，但這些文化遺產卻能繼續長久保存下去，不易受外力加



圖3：匈牙利Opuzstaszeri國家遺產公園——民俗文化村的學校。



圖4：匈牙利Opuzstaszeri國家遺產公園——民俗文化村。

以破壞。因此，我們的感覺是台灣文化資產的保存，往往太急就章，並且過於商業化，乃至政治化。中東歐的文化資產保存可以花費長久時間，以致做到讓文化資產真正忠於歷史風貌的永久存在。

不過，要改變我們獨有的以拼經濟來保存文化遺產的模式，確實不易。全球化帶來的觀光人潮成為政府誇耀政績的依據，商業資本運作的模式首先是將老街或者文化保存區的在地居民轉變為離散人群，他們讓位於高額租金，而遠離他們幾代世居之處，舊有居民一走，在地集體記憶也隨之產生變化。過去居民的生活重心，成為全球化觀光大潮下的「遊樂場所」。其實，我們都很容易看出問題所在，只要在台灣一些老街逛逛，就能清楚看到文化的「墮落」！但只要一說為地方拼經濟，大概什麼都很難談下去。這時候反而佩服西方國家那些「蚊子館」（或民俗文化村），因為他們不是要以發展經濟去保存文化，他們的「蚊子館」也不像我們花大錢去蓋博物館來專門養蚊子的，太過昂貴了！它們是將原建築原物做妥善的保存，這樣的文化保存才有了歷史感，記憶才能傳承。

中東歐的民俗文化村（skansen）肩負的使命是文化保存及記憶的傳承，隨著現代社會變遷快速，他們可以將居民逐漸凋零的村莊完整保存下來，有些沒人住了，就當民俗文化村來管理、經營，有些村落仍舊住著當地居民，這很像文化活化石，我們去參訪，也傾聽著在地居民說不完的故事。台灣或許很難找到像中東歐（或西方國家）這種所謂的「民俗文化村」，它們存在的目的只是很單純地保存在地文化及記憶，而不是要發展文創產業，或觀光產業。中東歐這種民俗文

化村為數不少，上網搜尋造訪的資訊不難，不過我們參訪中東歐民俗文化村的心態可能要有所調整，因為這裡沒有很多要遊客不斷消費的玩意，所以我們要以沉澱的心靈感受當地的歷史及文化，否則可能會覺得不好玩。

參考資料

- 王嵩山，1992，《文化傳譯：博物館與人類學的想像》。台北：稻鄉。
-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6年，《捷克文化遺產與文化景觀考察成果實錄》。
- 匈牙利民俗文化村，網址<http://www.opusztaszer.hu/distinct-areas>，取用日期：2014年1月19日
- 李昀蓁，2013，《歷史區域再生研究——台南孔廟文化園區生活聚點建構與連結》。台南：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
- 客家委員會全球資訊網，<http://www.hakka.gov.tw/>，取用日期：2014年1月1日
- 桃園縣政府客家事務局，<http://www.tychakka.gov.tw/>，取用日期：2014年1月1日
- 捷克民俗文化村，網址<http://www.prerovnl.cz/>，取用日期：2014年1月19日
- 黃雅雯，2010，《博物館建築、空間與文化：以臺灣的七座客家博物館為例》。臺北：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憲炎，2011《桃園縣客家文化館組織定位與治理模式之研究》。桃園：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瑞典民俗文化村，網址<http://www.skansen.se/en/kategori/english>，取用日期：2014年1月19日
- 張譽騰，1996，《生態博物館——一個文化運動的興起》。台北：五觀藝術管理。
- 鄭丹妮，2011，《台灣民俗主題樂園文化保存效益之研究》。臺北：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 龍潭鄉公所，http://fw.longtan.gov.tw/water_2_1.aspx，取用日期：2014年1月1日

（本文作者鄭得興為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葉馨惠為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研究生）

註釋：

1. 網址<http://www.opusztaszer.hu/distinct-areas>
2. 網址<http://www.skansen.se/en/kategori/english>
3. 網址<http://www.prerovnl.cz/>